

2019_年

中国

／
微型小说

／
排行榜

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2019_年

中国

微型小说

排行榜

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2019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 /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. -- 南昌: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20.1
ISBN 978-7-5500-3399-3

I. ①2… II. ①微… III. ①小小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 第210387号

2019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

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

出 版 人	章华荣
责任编辑	李梦琦 丁文勇
书籍设计	方 方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72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 19.75
版 次	202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31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3399-3
定 价	42.80元

赣版权登字 05-2019-251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，影响阅读，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001 | 张 港 | 寻找王×成 | 041 | 谢志强 | 一种习惯 |
| 004 | 陈 毓 | 朱 鸮 | 044 | 徐慧芬 | 两盆花 |
| 007 | 徐 东 | 陌生人的欠条 | 046 | 庞 滢 | 成名之路 |
| 011 | 蔡 楠 | 姨 妈 | 049 | 申 弓 | 谁是我们的朋友 |
| 014 | 于心亮 | 捉啾噜蟹 | 051 | 袁炳发 | 如 果 |
| 017 | 非 鱼 | 知了叫声声 | 054 | 安石榴 | 普通人 |
| 020 | 刘国芳 | 记着一只狗 | 056 | 相裕亭 | 吆 喝 |
| 023 | 骆 驼 | 叫上他吧 | 059 | 赵淑萍 | 梨花白 |
| 026 | 司玉笙 | 六婶的毒咒 | 062 | 万 芊 | 放鸽子 |
| 029 | 冷清秋 | 你爱的人从来不曾离开 | 064 | 徐均生 | 假 如 |
| 031 | 邢庆杰 | 初 心 | 067 | 安 谅 | 锅碗瓢盆和谐曲 |
| 034 | 凌鼎年 | 三砖砚小筑与三十砚轩 | 069 | 滕敦太 | 挑新娘 |
| 036 | 刘建超 | 老街大脚 | 072 | 飞 鸟 | 卡 针 |
| 039 | 申 平 | 双雄记 | 075 | 李立泰 | 父亲的西装 |

- | | | | | | |
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-------|
| 078 | 奚同发 | 走 | 124 | 李晓东 | 南庄有马 |
| 081 | 侯发山 | 看 戏 | 126 | 三 石 | 为了什么 |
| 084 | 戴玉祥 | 一条鱼的思想品德 | 129 | 戴智生 | 小年说事 |
| 086 | 莫树材 | 欠你一碗“整蛋糖水” | 132 | 戴 希 | 画家与商人 |
| 088 | 张海棠 | 天下谁人不识君 | 134 | 大 海 | 理 发 |
| 091 | 蔡兴荣 | 旺 哥 | 136 | 张殿权 | 向平民赵前致敬 |
| 093 | 符浩勇 | 风吹紫围巾 | 139 | 张爱国 | 老 骡 |
| 096 | 张海龙 | 师者老邢 | 142 | 刘博文 | 熬 姜 |
| 099 | 石朋庆 | 老将军的小板凳 | 145 | 羊 毛 | 请叫我党员 |
| 102 | 崔 立 | 大上海的肖雪 | 147 | 马金章 | 橘红色瓦云漫天的傍晚 |
| 105 | 刘正权 | 伤 脸 | 150 | 刘琛琛 | 太不低调 |
| 108 | 岑燮钧 | 涵元阁 | 153 | 冯继芳 | 那不只是一场雨 |
| 111 | 李秋善 | 水饺无毒 | 156 | 赵悠燕 | 南向街 |
| 114 | 揭方晓 | 白龙寺 | 159 | 王建平 | 父亲的高楼 |
| 116 | 高 军 | 父与子 | 162 | 吕 斌 | 好孩子 |
| 119 | 肖曙光 | 消失的照片 | 165 | 蒙福森 | 扶贫故事 |
| 121 | 欧阳明 | 荷塘月色 | 168 | 小 海 | 枪 决 |

172	刘 公	送 葬	219	叶瑞芬	三婶的秤
174	何君华	巴音诺尔的旗	222	王培静	危险游戏
176	羊 白	马云是谁	225	冷 江	微信时代的爱情
179	余清平	大 哥	227	田玉莲	最精彩的一场戏
182	谢大立	杀 手	230	青霉素	远去的红围巾
185	王 溱	神 笔	232	孙 博	水管王
188	朱 羊	三旦的军帽	235	厉剑童	不是一把麦扬的事
191	许心龙	父亲的麦粒	238	胡 玲	珠光宝气
194	高淑霞	陈老太的战斗	241	佟掌柜	射 雕
196	秦兴江	打 劫	243	朱红娜	大丫的名字
199	黄大刚	相 牛	245	刘向阳	乡 恋
202	陈力娇	暗 佑	247	陈慧君	羊 事
205	张新文	绝 路	250	张志明	秘 密
208	非非鸟	保安杨大全	253	苏 龙	回乡探师记
211	刘 帆	孝	256	曾立力	差 距
214	宁春强	赵 老	259	顾晓蕊	东篱先生
217	满 震	评 书	262	明晓东	送你一缕兰花香

265	韦如辉	放生记	286	天 晴	六 爷
268	叶 孤	消失的李斯	289	余显斌	炮 手
271	朱士元	鼓 掌	292	朱祥秋	棋 迷
274	陈振林	公 输	294	寇建斌	一根头发引发的惶恐
276	穗 子	刮旋风了	297	梁柏文	保险柜
279	袁良才	1960 年的牛肉	300	郑玉超	做 局
281	徐国平	仓爷的命根	304	祁和山	真功夫
284	张 弘	养 女	306	黄静远	轮 回

寻找王×成

张 港

1973年之冬，冷得邪乎，兴安岭上龙门农场，田鼠冻得钻进知青宿舍。于是，可怕的鼠疫暴发。

1月27号之夜，狂风打鼓，大雪拍门。一辆马爬犁从三分场驰到场部卫生院，抬下上海人李志鹏。

李志鹏脸泛了青。高烧的人这个脸色，是真不行了。

李志鹏脸色难看，要说又说不出声音。他指我上衣口袋，比画着。我明白了，他是要写字。我的破钢笔，其实只是摆设，极少用它。那李志鹏，哆嗦着接笔，哆嗦着摸出一块挺旧的手绢包。在手绢上，他费力写出个“王”，笔就不出水了。我接来笔，用舌头润了润，来水了。他接着写，写得太费力，写了老长时间，之后他就闭上眼睛。送他来的上海人冲他比画：“把这个包——交给这个人——对吗？”

李志鹏点点头，我们几个人，连声喊：“一定，一定，一定。”李志鹏眼睛睁一下又合上，再也没有睁开。

上海小伙子李志鹏，他就这样走了。最后陪他的，只有三个上海知青加上一个东北的我。处理完后事，我们想起了那手绢包。

脏兮兮的旧手绢，里面竟是钞票，零零碎碎，共35元。皱手绢上的字，歪歪拧拧，第一个是“王”，第三个是“成”，中间这个，有人说是“之”，有人说像“云”，有人分析是“立”。不管怎么说，一定要将这手绢包送到王什么成手上——因为我们点头了，我们答应了李志鹏。

龙门农场也就五六千人，找一个人还不难。我们先从三分场开始，先从上海人入手，可是，没有王什么成。

我们成立了“专案小组”，分工负责，分片包干，拉开大网。然而，还是找不到。

一转眼，上海知青大返城，“专案小组”最后剩我一个。每一个走时，都对

我说“一定一定，一定找到王什么成”。

之后，我与上海那边书信不断，上海那边与我书信不断。

一晃儿，我也离开了农场，也娶着了媳妇。我讲手绢包的事。媳妇手指尖儿在舌尖抹湿，一张一张数过。她手指头塞我秋衣破洞里，一转一搅：“真的不少哩！够件毛衣哩！”她头枕我臂上，日子穷而且甜。

儿子降生，特能吃，而他娘没奶。因为钱断了，所以奶粉断了。媳妇先是骂我无能，又是骂我无能，最后，她摸出手绢包摔炕上。我狠狠瞪她，说：“不行！”

急急匆匆，赶路搭车，与上海那边书信不断，上海那边与我书信不断，可是，那个王什么成，就是找不到。

寻找王某成的队伍发展壮大，我们这些最穷的人家，最先安装上电话，打着长途研究王什么成，研究手绢包。

那一年，上海那边来了兴致勃勃的长途：“找到了，在上海，原来的龙门知青。”电话要我带上东西，赶赴沪上。“邮不行吗？”“不行，面当面，物对人，得确认。”

想想那个大风雪之夜的李志鹏。我带上干粮，买了坐票。

上海那人叫王子成，手绢不对，钱的面额也不对。虽然路费是上海人凑齐的，可我欠了债。债是大田里的野草，锄了又长，锄了又长。

一晃儿，发现自己老了。这个手绢包，让我多出许多皱纹。那个大风雪之夜，李志鹏最后那样子，总在梦里，总在醒时。我与上海那边通话，决定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总攻——不管不顾地不分时间地点人物，大讲这个手绢包，发动群众，大讲这个王什么成。

这天，接到个电话，那人自称叫于诚，龙门农场的，在城里治病。事情重要，电话说不清楚，要我到医院会面。

忐忑路上，我大梦初醒，捶胸顿足：这自称叫于诚的人，莫不就是我找了二十年的王什么成？

比我还老的于诚，果然就是“王什么成”。

于诚摸着手绢包：“是不是三十五块？是不是两张十块，一张五块，剩下一元的，还有两张五角？”

“是是是，对对对！”

“两张十元，卖榛子钱；一张五元，土豆钱……”老于诚老泪纵横。

“找二十年了啊呀！原来是你。”

在农场时，我是知青，他是山东移民，我们相隔四十多里。

于诚翻来覆去看手绢，翻来覆去摩挲那些市面上已难见的旧纸币。

突然，他将钱拍我手上，他说：“张眼镜！这些钱是你的呀！”

我傻了，我不能不傻。

老于诚缓缓气，说：“去过六分场吧。”

我没去过。

“去六分场的路，总去过吧！”

我记不得。

“一辆胶轮拖拉机着火，你们知青扑火。这还不记得？”

好像——这事有。

“有个人，烧了毛衣。后来我打听了，他叫张眼镜。我就攒了钱，托人买上海毛线，我得赔人家毛衣呀。托来转去，没了下落。想不到，钱钱钱，钱在这儿，你你你，你在这儿。”

泪如雨，我不会说话了。

朱 鹮

陈 毓

老饕年轻的时候在华阳当过知青，老了爱忆当年，几次约我们陪他回去看看。

上次说是在早春，现在已经初冬。老饕感慨，离开这多年，竟没回去过。老饕说，没回也正常，没颜面，想一想，我们吃了村里那么多东西，却没回报啥。

老饕在华阳吃过娃娃鱼。

“味道实在不咋样。”

“不如鳖。”

“更不如桃花瓣鱼好吃。”

“熬一锅白汤，岛屿一般浮着鱼脊。”

“香气捂都捂不住。”

回忆弥漫口中消化酶的味道。

好在出发了。车上高速、下高速，入国道、出国道，之后是盘山水泥路，所见干净，清爽，像一个人睡到自然醒，清明饱满。

老饕感叹交通的方便，说他当年来，可是走了两天一夜，乘绿皮火车，坐长途汽车，再搭手扶拖拉机，最后进村那段，是被顺路的老乡用牛车捎带上的。

去看老饕耙过的地，地已退耕还林，现在种着一坡的厚朴。老饕记忆中的知青点，早先是生产队，现在重新划分归并，名儿都不同了。

当年老饕插队的华阳村因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的设立，现已升级为镇。保护区跨越汉中洋县、佛坪。佛坪的三官庙、大古坪和洋县的长青华阳，三大保护区呈“品”字，摊在秦岭腹地的这块秘境中。大熊猫、金丝猴、羚牛和朱鹮，被称为“秦岭四宝”。大熊猫、金丝猴、羚牛三个保护区都有。朱鹮却只在华阳保护区内出现。

老饕带我们来，老饕是忆旧，我们呢，旅游顺带找点好吃的。朱鹮能见就见，见了也不能吃。

问老饕当年在华阳是否见过朱鹮，老饕不确定，说或许见过，或许见过的是

白鹭。

四十年前，被判定“已经灭绝”的朱鹮忽然在华阳被发现，七只，引起国际自然保护专家的关注，最终促成一个国家级保护区的设立。

不时出现在路边的朱鹮广告牌，提醒我们这里的美与静是和朱鹮相关的，是朱鹮和华阳关系中的因果。朱鹮喜欢山地、森林、丘陵、溪流、水田、河滩、池塘，华阳一样不少；朱鹮捕食小鱼、河虾、泥鳅、青蛙、螃蟹，华阳样样生长。

保护区最初设立，但专家担心人。人百年来耕作生息在这片地域，现在鸟出现了，首先提醒专家的是人，需提防的也是人。但不能因此就让人搬迁，人也是生态的一部分，但可以制约人。华阳该是华阳人和朱鹮、大熊猫、羚牛、金丝猴共有的华阳。山石林木、每一滴水、每一条河流都是。百十年来人在这片土地上种稻子、种油菜、种玉米、种洋芋，现在人继续种，池里养荷花继续养，但森林茂盛甚至更茂盛，河流丰沛甚至更丰沛。

眼前的景象叫我们惊讶、恍惚，像是我们回到了过去，我们看见农耕文明积攒下来的经验在这里被推广应用，比如堆肥和使用堆肥。垦殖区种植着本土的传统作物。田园如图画，如唐诗宋词，如果我们不是开着越野车来，我们也会给镀上古意吧。

初冬时节，木叶萧瑟，河流深长，阳光照耀山林，一片白如雪，一片红似火，一片灿如金。白的是白桦，红的是红枫黄蜡，黄的是青杨叶子，阳光照耀眼前长路恍若指引，收获过稻田的田地 in 初冬一片金黄，那是农人割过稻子的田地又长出了稻谷苗，农人任这谷禾枯黄在地，冬天割了喂猪牛喂鸡鸭。

白鸟悠悠下，朱鹮三五飞，这桀骜孤僻的鸟在起飞的那一瞬真是美艳，美在姿态，艳在颜色。红冠、红掌、红尾、雪白的羽毛，展翅的那一刻，显现太阳鸟一般的明艳色彩。朱鹮慵懒滑翔，落脚在河溪边，长而弯曲的嘴插入水中，捉鱼吃。等待它起飞，不料是何时分。

远山覆雪，也可能是雾凇；峡谷云雾蒸腾，时雨滴答一阵。厚朴硕大的叶子积满林地道旁，如华丽的毯子，人走上去，噗噗响动。茱萸果实嫣红，看着喜人眼目。我们赞叹、赞颂。停车、再停车。

我们说回到了从前，但从前怎可比眼前的幽美富足。我们说去了未来，但不确

定未来是否会有这么美好原始的生态和自然。农民在地里间苗的姿态是原始的、优美的，鸟掠过河谷，鸣声跌进河水是古意的、诗情的。

我们如此喜欢，全心全意。

老饕想起来，他在华阳吃过一种香米饭、喝过一种黑米酒。有人立即附和，这里出产香米，卖几十块钱一斤。

还有茱萸酒，价格不菲。还有五味子酒，真个好滋味。

白墙青瓦，还是传统的房子和山水搭调，我要画一组写生，一个新近学绘画的人说。

开车过来有好几个小时了吧？你看，我一直奇怪呢，现在明白了，这一路我没看见一个塑料袋，没遇见一个塑料瓶，这真实吗？另一个说。

山头俯视，河流滔滔向前，河水清且涟漪，有人造句，最后总结，这河是从《诗经》里流淌出来的。

去看大熊猫，和“请勿挑逗熊猫”的牌子合影。三点钟，在饲养人的监督下给下山觅食的金丝猴投花生，有人尝一颗花生，慨叹花生新鲜，肯定是当季的。

我们去寻朱鹮，朱鹮飞过长着桦木和领春木的山坡，朱鹮飞过菜地，朱鹮飞过河谷……后来我们在一段清浅的河流边发现四只朱鹮，朱鹮吃鱼，长长的弯曲的嘴巴伸向溪流，再一仰脖子，把一条清流里的鱼儿吞进肚子。我们眼看着朱鹮逮鱼吃，一俯一仰，俯仰由它。

朱鹮的吃启发我们的饿，有人问，这大半天了，我们都没好好吃点东西，我们赶紧去寻点好吃的！

老饕冷淡地说，他倒是很想涉水过河，向对面地里拔萝卜的老乡讨一根带泥巴的萝卜，就用这河水洗一洗，吃一吃。但他要忍一忍。

我们眺望远方，河流泛着粼粼波光，像是涌动着一川碎银子。

老饕的话使我们迷茫。那个无所不吃的老饕，现在要对一根泥萝卜保持克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陌生人的欠条

徐 东

那时我刚来深圳不久，租住在劳动村，有份赚钱也不太多的工作。每天早上我去同一个早点摊。摊主是个中年男人，卖些肠粉、汤粉之类的早餐。

有天早上我在路边的桌子上吃肠粉，有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走过来，伸着一只手，不好意思地对摊主说，我就这一块钱了，可以给我一份吗？

一份肠粉当时也需要三块钱的。摊主看了一眼那个落魄的年轻人，拒绝了他。摊主不确定那个年轻人是不是故意想要占他的便宜，他是那么忙，也并没有太多时间多想。

我看着那位被拒绝的年轻人失意地走向一边，飞快地吃掉余下的肠粉跟了过去。我和他本来是相反的方向，当我故意走过，回头看他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张苍白无助的脸。大约因为忽然有个人回过头来看，他吃了一惊，身体微微向后顿了一下。

我向他点点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，你，需要帮助吗？

他犹豫着，点了点头。

我说，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

他有些语无伦次地说，兰州。我到了深圳的蛇口，手机、银行卡、钱包都丢了……我上过大学，在找工作，可现在特别不顺利，找不到工作……我也可以干体力活，我想好了，总得让自己生存下去！

他很瘦，胳膊上还有一块擦伤。可能因为没有钱，也没有住处，身上的衣服有些脏。

我说，你需要钱吗？

他看了我一眼说，你……

我说，你需要多少？

他想了想说，十块，五块也可以……

我笑了一下说，为什么不多要一些呢？

他也笑了一下说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找到工作，也不知道将来该怎么还……

我说，没关系，就当 I 送你了一——你觉得需要多少？

他说，谢谢你，我想我要十块钱就好了——我两天没有怎么吃上东西了，如果能吃上一顿饭，我就可以走路去找工作了。

我说，你也不一定今天就能找到工作的啊。

他说，可是，我觉得不该向一个陌生的人开口要太多的钱——除非你愿意留下你的联系方式，将来我有钱了可以还你。

那时我刚发了工资不久，钱包里还有一千多块。我想着要不要给他五百或者三百，但最后我还是照他的要求，给了他十块钱。

他接过钱的时候，感激地看着我。

我说，祝你一切顺利。

他点点头，给我鞠了一躬说，谢谢，谢谢你。

我看着他那样有礼貌，想了想又拿出两百块钱说，拿着吧，不用考虑还了。

他犹豫着从背包里掏出纸和笔说，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吧，等我赚到钱 I 给您寄过来。

我说，不用了。

他说，如果您不方便留联系方式，我不能接受您那么多。

我说，为什么呢？

他说，我也说不好——我只是觉得两百块钱不是个小数目，我不该平白无故地接受那么多。

我想了想又从钱包里掏出三百块钱说，好吧，我给你留个地址，等你有钱了再还我。

他笑着接受了，非要给我写个欠条：

本人来深圳找工作，举目无亲，因不小心丢失了钱包，遇到困难，有幸遇到 × × 先生，他好意借我 500 元，本人承诺找到工作，领到工资后第一时间还清欠款。

× × ×

2007 年 10 月 5 日

十二年后的一天，我又见着他了。

我早忘记了他的模样，或者他的变化太大，让我想不起曾经的那个年轻人。

他微笑着说，当年我写给您的欠条还在吗？

我说，早就丢了。

他说，我还能认得您——当时我给您寄了欠您的钱，还写了一封感谢信，但后来退回来了。那时找到工作的我很快就被派到外地去工作了，等我再次回到深圳时，再去您地址上留的您原来的单位问，可您的单位也不知搬到什么地方了。

我说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呢？

他说，我在网上搜您的名字，又与发表您小说的编辑取得联系，这才找到您的联系方式。我真没想到您是位作家。如果您愿意，我想给您五十万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五十万并不算一个大数目。

我想了想说，我不能接受，因为一直没有得到你的消息，我在心里早就把你当成了一个骗子，早就把你忘了。

他笑笑说，您是个好人，实在人。现在我想给你一百万，如果您可以接受的话，我会是十分开心的，因为我一直想要感谢您。

我说，如果现在我再遇到像你当初的情况，可能不会再那样做了。

他说，人都是会变化的，这个我理解，这十多年来我也经过多次蜕变，才有了今天。

我说，虽然我变得现实了许多，但仍然很难接受你那么多钱——虽然我仍然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，很需要一百万付个首付，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。

他有些吃惊地说，您这样的好人竟然还没有自己的房子？这样吧，我是真诚的，我给您五百万，去买上一套吧。我想和您成为朋友——如果您不嫌弃的话。

看着他真诚的目光，我仍然觉得他是陌生的，因此我说，对不起，我无法接受。

他急了，有些生气地说，您必须接受——因为当初我都快饿死了，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——您一定要给我一个报答你的机会。

我说，可是我觉得不该接受，因为我的生活还过得去，和你当初不一样。

他说，您可以这样想，您就当买了一张彩票，不小心中了。

我摇摇头说，我当初对你的好意，或者说好心，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，不是吗？

他说，那我该怎么样报答您呢？

我说，不需要——如果你想要报答的话，请今后遇到需要帮助的人，去力所能及地帮助一下别人吧。再说，您今天的出现，已经算是报答我了。

他郑重地点了点头，留下了五百块钱，走了。

回到家，我对着镜子看，觉得镜子里的自己多少有些冒充高尚，没有出息，不由得有些痛恨自己，觉得自己这一辈子，再也没有什么飞黄腾达的机会了。

由于丢掉了那个人的欠条，我至今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这样也好，省得我总是记起 × × × 曾经欠着我一份人情。

当我向朋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这么说，傻了，你怎么不接受啊！

我说，因为我不能心安理得地接受，所以我不能接受。